



QIANGU CIDI
LIYU
ZHUAN

独上西楼，故国不堪回首
几多恨愁，春水径向东流

千古词帝



李煜传

徐枫 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古词帝:李煜传/徐枫著. --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23.8
ISBN 978-7-5559-1376-4

I.①千… II.①徐… III.①李煜(937-978)-传记
IV.①K827=4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2)第154934号

选题策划 刘晨芳 王战省
责任编辑 王战省
责任校对 赵红宙
责任印制 陈少强
书籍设计 吴月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印 张	15.75
社 址	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27号C座5楼	字 数	210 000
承印单位	河南省四合印务有限公司	版 次	2023年8月第1版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印 次	2023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	定 价	58.0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印厂地址 焦作市武陟县詹店镇詹店新区西部工业区凯雪路中段

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-8373957

序 言

中国历史悠久绵长，各类史学书籍浩如烟海。而南唐，在厚如古城墙一般的线装书里，却只有极少而单薄的几段；而李煜，在秦皇汉武古中国如林的帝王群里，也只是最为单弱的一个。事实上，他根本算不得一个整军治国、韬略满腹的帝王，他使后世吟咏不已的，只是一沓浸染血和泪的词笺。

所以确切地说，他更是一个“词中之帝”；也所以，在他四十二年的人生历程里，实在没有很多波澜起伏、扣人心弦、充满悬念的宫廷情节可演义，更没有丰富繁杂、用之不尽的史料，可以细侃这个南唐小朝廷生生死死、如泣如诉的故事。他留给我们的，只是一个气化的影子，唯有那一叠算不得太多的文稿，可以印证他那比秦皇汉武毫不逊色且更胜一筹的丰富内心世界，以及他们无法具有的天才诗心。因此，无法依凭厚重的史料写李煜，也无法借由丰富的野史广征博引完成这部十数万言的史传。李煜其人，南唐其事，注定了本书不是一部靠史料分量去获得优势的传记。

避短，自认为是更适合李煜这个气化般的人物的写法——即多用心灵独白的方式，描写他的退隐、他的礼佛、他的情爱，以及他国破人亡的路程；用不同于传统的笔调和思路，将肃穆的历史作尽可能轻松些的

描述。因之，这样试图以五代十国历史背景为辅线，以李煜的活动和心灵流动之河为主线的写法，是介乎于史传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尝试。由辅线，可以看见十国的消亡、北宋的崛起脉络，认识李煜活动的历史大舞台、大背景，明白在这样的大时代中，李煜那独特的、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活动和心性，从而更好地理解李煜这个人。

后有的史料、后用的内容，不忍遗漏，一一都勉力用上了，连同他留给我们的、可缘此探究他那天空般深奥透明的心迹和弥补史料不足的诗词文章，也不忍放弃，一一尽力呈献给读者。为消除文字隔阂，还尽可能将较难读的诗词文章，用散文的、优美的语言直译或意译，融化在传叙之中。

想透过这些尝试，将史传的轻松还给读者，也不知是否如愿。曾有读过手稿的朋友称，它更像一本评传，却也有人认为它像一本小说体传记。此书终于得以面世，是褒是贬，它都成为历史了。忐忑不安之际，唯望读者诸君见谅，并不吝赐教。

徐枫

目
录

导 言 ——— 1

第一章 原我 ——— 7

未来中国的词帝、永恒永生的词帝，就在这星子环舞的热风中，灿烂无比地诞生了。

第二章 文心 ——— 26

逃向书房的从嘉，在中国瑰丽的文明之河里，长期孤独地潜泳，像一个为艺术而苦修的隐士。

第三章 爱巢 ——— 57

娥皇和从嘉，就在这一年，合奏起高山流水的欢歌。这一年，娥皇十九岁，从嘉十八岁。

第四章 重轭 —— 93

李煜从父亲手中接过的,是已被割去了十四州六十县土地的江山;是国运穷蹙、朝不保夕的社稷;是削去帝号、纳贡称臣的附庸国;是元气大伤、江河日下的烂摊子。

第五章 情缘 —— 111

当周后大病沉沉、久治不愈的时候,画栋雕梁、珠帘绣幕的宫闱中,却悄然走来一个谜一样的少女。

第六章 遁逸 —— 140

他已无法卸王位而避世。或许,逃向佛殿,逃向诗歌,逃向浪漫的小巢,才能摆脱“非我”的重轭?

第七章 大势 —— 163

这个多才的文坛伟人、虔诚的朝佛者、浪漫爱情的追求者,终于因时势和自身的无能与怯弱,毁掉了最勇敢、最智慧、最具开拓远见的烈祖在数十个艰难岁月中建树的一切。

第八章 涅槃 —— 207

作为帝王的他,孤寂地躺在洛阳北邙冰凉的墓穴中。但他那些超越时空,共三光而永恒的词,却使他的身后永远也无法寂寞——他成就了“词中之帝”的辉煌荣耀。

后 记 —— 238

导 言

或许，我们都忽略了他也是凡人，也有凡人那样软弱无助、孤独无援、寂寞无依的时候。虽然他贵为人君，当他几乎是风流敏丽地成就了与大山一样高的中国诗词时，却也证实了作为人君那一面的平庸，甚至昏聩。

我们包容他，却又责备他。在迷茫的时光中再回首，我们已学会从一朝一代的精神胆魄中，去观照存在与选择，去反省在历史大潮的每一次律动中，过于耽嗜于文化的国主无所逃遁的最后命运——国破人亡。

历史之果，其种子就埋在宫闱之内，埋在御苑的书室画房中，埋在时代大势的风涛里。当他白衣纱帽、难舍故土地走向宋营时，那血迹腥迷的悲剧，是否正显示了纯属文化人美事的因与时代政治——历史之果之间的某些逻辑关联？

开端——之一

残唐。

公元 881 年的岁末年初，一夜之间，西都长安所有城门的钥匙都换了主人。黄巢义军甲骑如流的隆隆声，在长安、在远方回荡，整个中国都为它的跫音而震撼。

大唐帝国的僖宗皇帝李僮，再也无法去御苑里踢球了。冷冬的情调竟然与走向末路的皇室，取得了一种默契。近乎严酷的十二月风，冰冷地袭过金銮宝殿，把这个丧家的天子逼到了多山的巴蜀，在隆冬的蜀水

边，遥想含元殿滴了二百六十余年的平安宫漏。

起义使王室悚然认识到，由于横征暴敛，历史注定的一股摧毁强力已然从黄泛区突然冲决而出。这股势力虽不足以扭转积重难返的藩镇割据局面，却瓦解了腐朽的唐王朝，并使新的统一得以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孕育生成。

谁都看到了，这是历史的转折点。

改写历史，君临天下，由藩镇而一统中国的欲望，在每一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心间蠢蠢骚动。这种骚动，已到了不必在众目睽睽之下掩盖羞怯的地步。唐末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，早就为这种军阀割据奠定了基础，而集团间实力的均衡性，又使藩镇拥兵自立成为现实。

王室式微。

“勤王”的紧急诏示，在各藩镇间火速传递。而兵已难调，将也难遣。

拥兵自重、迭相吞噬的争逐互斗，伴随着愈来愈强烈的问鼎野心，将中国历史上最骄傲的泱泱“王土”，撕裂成了碎块。

没有一片土地能逃脱被肢解的厄运。无地不藩、无时不战的风沙铁蹄，证实了机会与实力的重要。

一时间，朱全忠、李克用、王建、杨行密、钱镠、刘隐、马殷、王审知等等，各据其镇，匆忙而热切地把辖地锤打成了一个个剑拔弩张的藩镇，他们焦躁地期待着，期待某一个历史性的时刻。而皇帝，已经降格成了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工具。

历史无声地演进。

藩镇诸王各怀神秘而又兴奋的思虑，流露出自己名垂青史的欲望。这种欲望促使他们忍不住要行动，忍不住要称王称霸，忍不住要打破这难挨的、被动的氛围。

有一个人终于按捺不住了，他就是在黄巢义军中谋得高位的朱温。此刻，他又摇身一变，在僖宗一杯寄予厚爱的御酒前叛节成了“朱全

忠”。正是这位“全忠”的人，杀了昭宗，又废李祝，在汴京称帝。

藩镇立国的首页，终于揭开——大唐王室滴了二百九十年的宫漏，在公元907年朱温黄袍加身的那一天，落下了最后一滴。

统一的中国，从此在黄河流域分裂成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，史称“五代”。

与五代同时并存的，还有长江流域及河东地区先后出现的吴、南唐、吴越、楚、闽、南汉、前蜀、后蜀、荆南、北汉政权，史称“十国”。

公元10世纪不是承平的年代。

列国如林，谁也不承认彼此间曾有过的统一，却又分明做着各自统一天下的大梦。

后人站在曾经被恣意涂写过的历史前慨叹，但历史也许很快又会被重新涂写。

北温带和亚热带季风阵阵吹过破碎的平原。

历史，在南唐这一章定格。

开端——之二

中原。烈焰腾空，烽烟滚滚，藩镇称霸的大战正在进行。

江南。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借大唐日薄西山、北方霸主逐鹿中原无暇南顾之机，厉兵秣马，占据了江淮一带以扬州为中心的平畴沃野。

旭日辉煌宁静，但也伶仃孑然。土地被太阳和战火烤炙成焦褐色。中原鏖战，吞并黄淮一带的朱全忠，在稳操胜券中大笑。自从那一天，他从血野上抬起贪欲的目光，向南一指，那富得流油的青葱沃野便成为征服的巨大目标。

十万兵马星夜兼程，扑向江南，赶赴泗水入淮的清口。大雪弥漫，雪水混杂着血色在莽原蠕动。新积的厚雪，又连天接地覆盖了沃血的疆场，覆盖成一片裹尸布——十万魂魄留在了这肃穆的坟场。

生还不满千人。

历史在清口留下了伏笔。幸亏有兵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，中国历史将杨行密——而不是无赖朱全忠——推为江淮的战胜者、吴的占领者。江南的沃土大地、黎民百姓，才有了休养生息、医治战争创伤的时机，才赢得了安定一隅的一段时间。

清口皑皑的雪线，救活了吴，也使历史神秘的磨盘在后来得以磨出了与吴国瓜葛难分的南唐。

902年，大势的风刮过。杨行密被唐王室封作了吴王。

三年后，他死了。他的儿子杨渥继任吴王。之后，在江淮这块远离战祸的绿洲，争权夺位的内战，靡有止息。

908年，实掌兵权的吴大将张顗，野心勃勃，杀了杨渥，却不料杀人者旋又被韬略更深的大将徐温所杀。

919年，徐温操纵杨渭正式立国做了傀儡王。他自己自封当朝宰相，镇守了金陵要地。

徐温是个有韬略的人。他把自己的儿子徐知训留在了扬州，以辅政为名，伺机里应外合，一举取代吴王。但他的儿子却死在杨氏部将的刀下。风云变幻，前途莫测。

当人们惶遽的目光还在杀气与恐怖中逡巡时，徐温的养子徐知诰，已然从刺鼻的血气中嗅出了机遇的迷人芳香。他颖悟地钻入了历史的缝隙，渡江直扑扬州，执掌了吴国大政。

“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。”他想。

数年后，他真的因着历史吐出的这个小小机会，扩张了自己，丰满了自己。

历史神秘的磨盘，终于磨出了南唐。

那个在后梁兵燹的岁月中丧失南唐江山而心怀怨恨的人，是谁？那个在如狼似虎的乱世中躲进木鱼声声的庙宇，在佛光中寻求心灵庇佑的人，是谁？那个在寒气弥漫的汴京黄昏，裂眦辨认江南凤阁龙楼连霄汉

的人，又是谁？

历史翻到了南唐这一页，在李唐王室最后一个帝王身上，定格。

开端——之三

在一千多年前，在江南的金陵古城，在砌着许多雕栏的金晃晃的宫殿里，一个丰神俊朗的少年——也是一个形象特异的皇子——愁肠万般地凝视着远方。那神态，是永远的忧郁。

此刻，长夜。他走向卷轴连壁、墨香馨浓的书房，持笔作书。时作颤笔，一笔下行，欲走不走，踟蹰迟钝，磨蹭着，遏顿着，穆曲着，郁积的块垒、凝固的血色、荒老的心境、滞重的周遭，都在这拙朴的笔端，雷霆千钧地顿出。

顿出的，竟是那样一种缓拙的大势、悱恻的悲壮、遒劲得无与伦比的犷意、寒松霜竹的伟挺。

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一种矛盾——颤曲与遒劲的矛盾；读出了一种辩证——颤曲与遒劲的辩证。书为心声，犹如诗为言志，他似在挣扎着，一直想从某种逼人身心的重压里，冲出。

他的“本我”在与“超我”交战。他是一个帝王，那交战，实质上也是“帝业”与“文心”的搏斗。

他努力着，用臂上挣扎的肌腱，将所有的精神与生命力，聚到笔尖。

浓香的廷珪墨、华灿的龙尾砚、坚洁如玉的澄心纸，散漫在书屋，造成了一股迷人的文化气息。他日益为这人类群体才智结晶而成的生命芳香所振奋、所迷乱。他在这书屋里建构自我，操持着生命的盈亏伸缩。他所有的心性、悟性、个性、原我、本我，都在这里鲜活过来。

帝业的烦琐，遁去了；国运的颓势，黯淡了；大宋的阴影，流散了。他在这里为自己筑造了一个心理的空间，温馨的、宁谧的、享受人生安详的空间。

他在这里宣泄暗哑的惆怅，让自己日渐宏富的文化快速地膨胀。他的书法也日臻成熟、个性化，他决然地写完最后一笔——那劲健的一笔，仿佛矛盾解决后高潮的一顿，独创了这永生永世遒劲苍健的“金错刀”体。

仿若人生抉择的诠释，他终于从矛盾中解脱了自己，舒放了自己——这么一个艰难的过程天然注定，他必然与文化融成一体，也只有在民族文化灿烂的火光中，才会涅槃成凤凰。

怎能忘记那些寂寞的日子？在那些无助的孤独和珠围翠绕里，也依旧惨淡的童年印记。书屋，只是他逃遁世事的庇荫。

在青史默默的星光之下，一切都原始原样地发生、上演。

回首凝眸，让我们轻轻呼唤一个人、一个名字——李煜。

第一章 原我

当他从母腹最锐利的痛楚、昏聩和快感中出来时，他极响亮地哭了。这哭声预示着人生的艰辛，却也无牵无挂，是最原始的人籁。他那清纯无畏的哭声反衬和嘲笑了人类所有的困惑——那些社会角色化了的人的苍白和苦恼，以及虚伪或无奈。不错，这只是婴孩最原始天性的展露，他能再度回归敢哭敢笑的原我吗？

那已是另一个层面的“我”了。

古城金陵，坐落在长江下游，十里秦淮流贯其中。

在历史的坐标系中，它是一个醒目的坐标点；在记忆的荧光屏中，人们很难扫抹三国孙吴争鼎、琅琊王司马睿与东晋的刀光剑影；在这“钟山龙蟠，石城虎踞”的历史古城，人们仿佛还能记得建业、建康威武的城阙，听到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古刹凄怨的钟鸣……

白云苍狗，岁月累添。当历史的触角延伸到公元9世纪初时，这片自古帝王立都的神奇土地上，这个天命与天意绝对神圣的时代，三桩神秘的事件，凭借着历史的机缘和吴王辅臣徐知诰及其谋士的渲染与策划，紧锣密鼓般四处传播。这三件奇事虽事事相异，但主旨全是说形胜“有王者之气”的金陵山川，楼堞完固，将再兴“帝王之宅”。

于是有民歌民谣在乡野水泽、草庐田舍间缓缓地浮游：

江北杨花作雪飞，江南李树玉团枝；
李花结子可怜在，不似杨花无了期。

这“杨花”，是吴王杨氏家族的比喻。“李花”，是徐州李氏的代称。杨花纷纷扬扬，消散了不会再回。李花花团锦簇，花期后，李子坐果，结子可以传久。两两相对，李氏兴，杨氏衰，意在其中。此外飞传的，还有童谣《东海鲤鱼飞上天》——“东海”，指徐州；“鲤鱼”，是李氏谐音；“飞上天”，指坐天下。

民谣谶语，深浓地浸染着一种无法道白的情绪，忠孝与诚笃，此刻，已然在一位倥偬一世、已逾不惑的白首老将心中，荡然失存。这老将，便是五代十国时重建金陵城池的吴王辅臣徐知诰。

吴王子孙、徐温后代，全都软弱可欺；时不我待、功成身老之苦恼，似万箭穿心。血刃王宫、刀弩剑戟杀出一条通向宝座的血路，老将不忍，况且这绝不是用兵之时。舆论先行，老将极目远眺，豪情正炽。

江北扬州。有一天，冒出了一个奇怪的佯狂道人。他头戴黄冠，手执钓竿，竿端悬缚着一尾木刻的大鲤鱼，半疯半癫地在街头巷尾出没。人群骇然驻足间，道人面冲青天，放歌一曲，辞曰：

盟津鲤鱼肉为角，濠梁鲤鱼金刻鳞。

盟津鲤鱼死欲尽，濠梁鲤鱼始惊人。

横排三十六条鳞，个个圆如紫磨真。

为甚竿头挑着走？世间难得识鱼人！

“新鲤”将欲代“旧鲤”，“新鲤”尚未被人识。聪明颖悟的人，当然可以想到这“新鲤”是谁人了。短歌在喧嚣的市声中不胥而走，传唱多日。这第二件奇闻遂成街谈巷议。

江南金陵一个神秘的午夜。静寂无声的大气里，蓦然有古怪的撞钟声滚过，疯狂而又热烈，一时间市井鼎沸。人们惶奔而出，惊恐不知所措。金陵城突突涌涌，乱成一团。

天亮了。撞钟老僧被士兵押解到老将面前。僧说：“昨晚明月团圞，清辉遍野，在这满夜弥漫的沉静光芒中，我如得神示，咏出一首咏月诗。因狂喜而无法自持，故鸣钟击鼓，手舞足蹈而颂之。”诗曰：

徐徐东海出，渐渐入天衢。

此夕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？

老将大喜，双眸快捷而又欢悦地闪耀着，一股神秘的微笑自他的嘴角漫溢出来：“放了他。”老将轻轻说。

公元 937 年，七月初七，诗国里的人们在盼望着一个伟大的奇迹出现。古中国在夕照里优美地抖动起暖湿的季风，守候着一个婴孩的出世。

金陵王府在这一天，气氛平静而欢愉。忙碌的人们没有发觉，他们守候的，是一个比婴孩本身更有生命力的文化种子，一个比一切高堂华殿更永恒的历史胎动。

这胎动是一个文化承续和递转时任重道远的征兆；这种子在 10 世纪中国的黄泥地里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；这历史行将赋予一代人开始承担又一段文化使命。

婴孩在暖流循环的胎宫里，不安分地动摇着，宛如听到了历史拼力的呼唤。脆薄的肌体在蠕动着，努力着，奋斗着；拼力绷断了母体的纤维，要诞出自己，要在五代历史最锐利、最沉重的痛感中，逼出自己。

他这一生中，最无顾忌、最自由的哭喊声，清纯地响过。

未来中国的词帝、永恒永生的词帝，就在这星子环舞的热风中，灿烂无比地诞生了。

一个人，出世了，这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问题，是上天交付给人类的一个事实。

乞巧节的黄昏时分，上天就这样意味深长地把这个男婴交付给了人类。

夜空里，星夜正灿烂。

公元 937 年。

金风浩荡。老将徐知诰终于以“受禅老臣”的身份，逼得吴王杨溥效法大舜的“禅让”，在“知命”之年，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帝位。

建都金陵，国号为齐，改元升元。

不知是历史的还愿，还是历史与这片土地有缘，正是在这片“六朝古都”“自古帝王州”的秦淮河边，又一个新王朝诞生了。

十国之一的南唐，就此巍巍耸立金陵。

就在这一年，徐知诰的儿子、婴孩的父亲景通（也就是后来的李璟），被封作了吴王。南唐国的纪年，竟也与婴孩同岁，这只好认作是缘分了。

那么随缘的生命，就唤他作“从嘉”吧！“嘉”，是又美又好的意思，是永远吉祥如意、幸福顺遂；“从”，是跟随、依顺的意思，是亦步亦趋、不弃不离的贴近。在父亲的认知里，吉祥的名字，应该是生命无怨无悔的开始。

但那时，“天意”似乎无意降帝位于婴孩。他不是长子，出生的时候，落日寂静的光芒，把大地每一个坎坷都映照得很辉煌，但没有游龙显影呈祥。

他将作为王府中的公子，享受富有豪奢的人生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活到老死，青史的长卷中，他将冷落如他的几个兄弟，很少被人提起。

婴孩一天天长大。种子般光润饱满的额头、丰满的双颊，还有骈齿、重瞳的非凡长相，散发着一股奇异的、绝美的光彩，使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为之震慑。

人们在肃穆的敬畏里，不由想起了大舜，还有项羽，以为婴孩是英

雄再世。因为垂裳而治的大舜和西楚霸王项羽，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，明载着都是重瞳子，一目有两个瞳孔。

宫闱中的家，殷实而且宁静。边境无战事，南唐正是太阳初升的时候，圆满、朝气、蒸蒸日上。

祖父徐知诰，大将风度十足，在遍地兵燹的乱世中，开垦了南唐这一片和风拂拂、远离战祸的“净土”，成就一段意味隽永的历史佳话。

北国莽原，战火正酣畅淋漓地传播着刺鼻的血味，南唐国却在悠悠袅袅的暖风里，开始恢复了舒畅的生机。

它一诞生，便已是“十国”佼佼。

十月庚子，金陵使者的马蹄踏踏越过东南边陲，向汉、闽、吴越宣告立国，又马不停蹄奔向荆南，宣告即位消息。

周边各国，城内城外，南唐的名字伴随宏大的气流，旋刮起一片朝贺的回声。

升元元年，吴越将军来贺。

升元二年，荆南使者来贺、闽国使者来贺、汉使来贺、高丽使来贡、契丹使来聘。

隆冬季，契丹国主的弟弟东丹王也派使者赶着白羊、鞭着快马，翻山越岭来到金陵，献上了牛羊，又另以三万只羊、两百匹马，交换他喜欢的物品，开始了与南唐的贸易往来。

武功殿内，帝笑迎四方来客。崇英殿内，龟兹乐舞热烈欢快响遏行云。金陵老城的人们言笑晏晏，喜迎各国使者。他们要结束所有惶恐和动荡的日子，要忘怀所有的战争和死亡。他们尽情享用和平带来的安宁，他们随着龟兹乐起舞，又演起番戏来尽兴。

乐舞声中，高丽使者虔敬的祝词，冲向殿外的长天阔地：

伏闻大吴皇帝已行禅礼，中外推戴，即登大宝者。伏惟皇帝陛